

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 中华民国监察院监察委员

「皖南事变」上谏逼蒋下诏罪己 任军风纪巡察团委员 怒斩赃官

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 中华民国监察院监察委员

皖南事变 上谏逼蒋下诏罪己 任军风纪巡察团委员 怒斩赃官

王永 著

接力出版社

法坛巨擘



总策划
李元君
主编
梁定邦

BA GU
JUN JIE
CONG SHI
FA TAN
JU BO
BAI
PENG FEN
JIE LI
CHU
BAN SHE

法坛巨擘白鹏飞

王咏 著 接力出版社

(桂)新登字 08 号

法坛巨擘白鹏飞

王 咏 著

出版 接力出版社

(中国广西南宁市教育路 5 号 邮编 530022)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数 13 万字 6 插页

版次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书号 ISBN 7—80581—904—1/I·179

定价 8.00 元



白鹏飞（1889—1948年），广西桂林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任江苏民众教育学院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校长，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教授，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副主席，广西大学校长，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军委会军风纪第四巡察团副团长等职。

《八桂俊杰丛书》序

接力出版社组织几十位作家为八桂大地历史上的几十位重要人物写传记文学，出版一套《八桂俊杰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八桂大地人杰地灵，曾经涌现出很多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袁崇焕、石涛、陈宏谋、郑献甫、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唐景崧、刘永福、冯子材、苏元春、王和顺、黄明堂、李德山、马君武、李宗仁、李济深、韦国清、李天佑、李明瑞、韦拔群、周子昆、白鹏飞、李任仁、王力、梁漱溟、雷沛鸿等，都是植根在这方沃土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八桂子弟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过去曾经不同程度地介绍、宣传和表现过这些英雄和俊杰，但是都不全面，不系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规模。现在接力出版社以传记文学的形式推出这套《八桂俊杰丛书》，从当前出

版业的形势及社会文化积累的意义来看,无疑是一次文化创举,可谓功德无量。

八桂大地有史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产生的众多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对于促进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發展,对于推动各民族团结和睦,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宣传这些英雄俊杰,对于发展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丛书写到的这些历史名人,同样受到海外炎黄子孙的景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的后代现在定居海外。这些海外的赤子都很关心自己的故乡,都有着浓浓的乡情。因此,这套丛书对于进一步沟通桂籍海外华人,促进海内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合作,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这套丛书,不仅对于八桂大地上的青少年,而且对整个华夏大地上的青少年尤其青少年学生,都是极好的课外读物。他们可以从英雄俊杰身上学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优秀品德,学习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乡争光的拼搏精神,学习在艰苦的条件下永远向前进取的奋斗勇气。八桂大地曾经有过众多的俊杰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在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蜚声世界。今天的青少年应该学习他们这种永远进击的美好的献身精神,勇敢地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把先辈未完成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让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这套丛书值得向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大力推荐。

八桂地域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文化,这个地域完全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有声誉的名人。这次从八桂大地上推出的《八桂俊杰丛书》,是几十位八桂当代作家写的八桂历史俊杰,在全面展示八桂

俊杰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同时展示和推出八桂地域的当代作家群。希望有更多的展示八桂风物、八桂成就和八桂文化人的举措，希望这里走出更多有更广泛影响的文化新人。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国内各地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不论是从事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的建设，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从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有自己的特色。

八桂大地的文化建设有着肥沃的文化土壤，耕耘得好一定会有成效有特色。《八桂俊杰丛书》就是这样的有成效有特色的文化行动，值得肯定。因为越是这样的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越是为世人所关注。

看到接力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很具特色又很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感到非常高兴，也为家乡的文化成就感到自豪。

是为序。

1993年7月14日于北京

第一章

暮色降临。

文化城北平疲惫而悲怆。

秋风，怨鬼似地嚎着，撕下人行道旁片片梧桐树叶……

几辆警车，冲过宣武门。

奔丧一般。

它凄厉的叫声，与秋风交织成阴森可怖的和弦。

夜已深沉。

北平西街一间宅院。

透过灯光，可见一位身穿马甲，中等个子，面容清癯，直鼻阔口的中年人。

他口含大烟斗，浓眉紧锁，伫立窗前。

书房里，烟雾腾腾。

吕宋烟的气味。

推开窗，任晚风扑面。

吹不走如焚的燥热。

白天，他接到 CC 头目、主管党务舆论与教育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打来的电话：

“白经天，那些教授，许多是中央三令五申禁聘的……命令你解聘，为什么不办？尤其李达是共首，岂能容忍他在高等学府信口雌黄宣传赤化？……”

陈立夫浓重的江浙口音，字字冒出火星。

白鹏飞顶撞道：

“聘请教授，院长有自主权，受聘的是学者，只要有真才实学，本院长就该聘任。陈部长不是标榜民主吗？学术上理应如此，兼容并蓄，自由竞争，白某无党无派……”

陈立夫烦躁地打断他：

“不要多说了。执行，解聘！”

解聘？不！

李达等人任教，治学严谨，且学识精湛，知真见灼，深受学生欢迎。没有他们，学院能办好？

学校，是宣讲民主传播科学的阵地。没有他们，等于放弃阵地。如何对得起学生？

解聘他们，我白某人岂不成了罪人？不，不能把尿盆子往自己头上扣。院长可以不当，李达等教授，不能解聘。他对着电话机：

“要解聘，你陈部长亲自下令吧！”

那边，不知何时，电话已撂下了。

白鹏飞想，除非你陈立夫撕下民主的伪装，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你不敢亲自下令解聘。

白鹏飞从口中拔出大烟斗，踱到书桌前，将烟灰磕入烟缸。随

即，挂上烟斗。

这间书房，足有 40 多个平方米。室内三面墙壁全是书柜，剩下的一面墙壁，悬挂着一幅他亲手抄写的行书昆明大观楼长联。长联的下面，钉着一条铁丝，挂着大小各式各样的烟斗，足有 20 多个。玩烟斗，成了他的嗜好。

长联字体瘦硬、骨力雄劲。

烟斗琳琅满目，像一个个大问号：

为什么我白鹏飞留学日本 11 年，遍习兽医、统计、政治、经济、法律，历经艰辛，饱尝欺凌，回国以求伸展抱负，却不断遭打击？

为什么我著书立说，写了《行政法大纲》、《行政法总论》、《法学通论》……一系列著作，印刷至五版，希望政治清明、百姓安康，希望探求法理、阐明规律，希望中国早日走上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希望传播科学与民主，给黑暗王国带来一线光明，却无力抵抗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

残酷的现实，毁灭了他一个又一个梦想。

时局紧张。政府腐败无能，对外软弱，步步退让；对内实行高压，压制民主。民不聊生。特务猖狂。顺蒋者昌，逆蒋者亡……

白鹏飞 1911 年只身漂泊海外，东渡扶桑求学。课余时间，替人洗涮碗碟，从事翻译，赚取菲薄收入，以缴纳学费，维持生活。吃尽苦中苦，不求做人上人，只求学有所成，报效中华。然而，回国以后却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无法保障。

1924 年白鹏飞回国，先后在江苏国学专科学校、上海江苏民众教育学院任教授，继而应聘出任暨南大学校长。

在暨南大学期间，他以通俗而亲切的语言讲授法学，结合中国现状，分析对比，向学生灌输民主思想，倍受学生普遍欢迎。每逢白鹏飞授课，学生盈室。其他系科、班级亦来听他的课，连外校学

生也慕名而来。教室拥挤不堪，学校只得一再更换大教室。

然而，好景不长。

国民党反动派不容许黑暗中的民主之光出现在青年学生心头。

白鹏飞遭到特务的恐吓、驱赶。

据《蒋党内幕》一书记载——

CC的另一特务工作，就是在学校中建立特务组织，抗战前在上海各大中学组织的叫“青社”……“青社”的社员，由CC发给手枪，可以随时威胁教职员和同学……所以就有一批浮薄的青年，加入这个特务组织。加入之后的工作，就是监视有正义感的爱国的进步学生与爱国的有正义感的教员，随时做情报，今天说甲“反动”，明天说乙是“人民阵线”。那时在上海各大中学都有，大学中尤以暨南大学最为嚣张。暨南大学校长白鹏飞在礼堂讲话，特务学生掏出手枪来，喊：

“滚下去！滚下去！”

白鹏飞不安于位，于是由CC的何炳松代替他。何炳松上任后，带了一批CC特务去当职员及教授，但特务学生仍极嚣张，以致好几次由吴醒亚亲自去解释……但有许多学生霸住一室，既不搬出也不许别人搬入；训导处职员去干涉，一个学生把袋一拍：

“老子有枪，老子不搬！”

训导处职员也把袋一拍，说：“老子也有枪，老子一定要你搬！”

上海，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流氓地痞的世界，特务的擂台。此处难以安身。

白鹏飞只好来到北平。当时北平大学的校长徐诵明，与白系留日同学。经数度协商，白于1931年出任法商学院的院长。

白院长上任，立即着手整顿校风。行政上加强管理，教学上延聘进步教授，提高教学质量。李达曾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聘任李达，意味着公开反抗国民党政府，因为他是进步师生跟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白鹏飞在暨大时，也聘任了李达。

反动派对李达恨之入骨。

李达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关注”，李达的家经常有不速之客“光顾”。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李达到暨南大学去演讲，特务分子在校门口持棍盘查，喝令不准入校。李达说：

“我是学校历史社会系主任，学生会邀请我来演讲。”

特务一听，伸手就是一巴掌：

“噢，你就是李达！好你个李达！”

接着一群特务蜂拥而上，揪着李达用力向石板地摔去，拳脚相加。李达被打倒在地，动弹不得，后被左派学生发现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右臂骨和右锁骨被打断，住院七周。

李达在豺狼当道的上海无法安身，转移到了北平。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进步的院长，召来了进步的教授，进步的教授又召来进步的学生。一时间，该院被进步报刊誉为“红色大本营”。

国民党当局自然不高兴了，派出爪牙干涉校政，派出特务干扰上课。

李达等人授课，教室不够坐。白鹏飞安排在大课堂，还规定学生不分系别、年级，也不分院、校，凡愿听课者，均可前来。

于是礼堂爆满，每次授课前半个小时，礼堂已座无虚席，开讲时，门窗外都挤满了人。

特务们面对着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的礼堂，急得干瞪眼。下课后，进步教授在学生们的簇拥护送下出校，登车而去。特务怕引起群情激愤，只好纷纷撤离，另图别策。

别策终于谋划出来，这就是解聘。当局不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占据大学讲坛。

白鹏飞耳边依然鸣响着陈立夫弥漫着火药气味的江浙口音：

“北平法商学院素称祸患之源，学潮时有发生，教师公然宣传赤化。你身为一院之长，为何不早作决断？”

白鹏飞的太阳穴突突跳着，几乎要炸裂开来。他每根血管都膨胀起来，恨不得拿一把刀划开，放出那些沸腾的血。

祸患之源？究竟谁是祸患之源？

他想不通，作为国民党党魁的陈立夫竟然如此颠倒黑白——

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寇的盘中餐。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进行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秘密外交，助长了日本法西斯强盗的狼子野心。学生抗日救国热情日趋高涨，而蒋介石、陈立夫采取高压手段，禁止学生的爱国活动。

日本浪人进入学校，侮辱师生，恣意妄为。当局屈辱容忍，一副丧失民族气节的奴才之相。而对于进步教授，却偏偏容忍不下。

这是什么世道？

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在忧郁的灯光下，显得灼灼逼人。

他沉重地落在沙发上。

他想吼，想发疯，想大哭一场。

他的思绪纷乱已极，脑袋嗡嗡作响。

他站起身来，走到那一排烟斗前，取下一个特大号的，装满雪茄烟丝，点燃。

苦涩的烟味，渐渐使他沉静下来。

他靠在沙发上吞云吐雾。

烟雾缭绕的灯光，隐约透出伤感。

他凝视着墙上的“古今第一长联”，禁不住，轻声吟诵——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萍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白鹏飞平生最欣赏这副长联。

此联作者孙髯，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人，自幼好学，以诗文著称，终生为一平民，自号“万树梅花一布衣”，出类不群，晚年贫困潦倒。作者愤世嫉俗。全联写得气势宏伟，沉郁苍凉，情景交融，在赞扬祖国锦绣河山的同时抒情怀古，写出了封建王朝好景不长，走向必然灭亡道路的结局，印证着历史的兴衰更替。

此联对仗工整、音节铿锵，壮志难酬、英雄末路的痛苦心情，跃然纸上。

长联吟罢，那书法飞扬的字体依然无声地诉说着。

白鹏飞与它默默对话……

桌上的座钟，一秒，一分，步伐匆匆。

突然，“当当”两声，敲响，庄严而沉重，像是从黑夜中迸发出来的。

白鹏飞如同从梦中惊醒，离座而起。

他的夫人不知什么时候，已走了进来，给他披上了大衣。

沈兰宾抚着丈夫的胳膊，头缓缓靠在他的肩头：

“该睡了，经天。”

他点点头。

沈兰宾替他关好窗户，挡住肃杀的秋风。

二

“鹤鸣兄，老蒋和陈立夫对你是恨之入骨，非去之不可啊！”

“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这个‘共首’分子主讲社会学、经济学和社会进化史，明明是在培养老蒋的掘墓人嘛，他们能受得了？”

北京西城六部口的一间台球房里，白鹏飞和李达关着门在打台球。

他俩常到此处打台球，不是雅兴，而是借此作掩护，商议事情。再者，李达受伤的胳膊也需要锻炼恢复。

啪啪的击球声，响亮清脆，掩盖了他们的轻声细语。

“我已经答复陈立夫，要走一块走，要留一块留，解聘你这个名教授，我就辞去院长一职。”

“辞职？经天，你一个月六百大洋的高薪哪，为我泡汤了，叫我如何过意得去？”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你不怕砸了饭碗，我还怕你被砸了呢！”

“此话怎讲？”

“院长多少有些职权，可以干些事业，比如法商学院的‘好望书局’，我还指望它出几本好书呢！你要是不干，CC分子就会乘虚而入，

所以你不能走，不能走！”李达连连摆手。

“那我也不能让你走！”

“我不走，跟他们斗！经天兄，其实你要陈立夫亲自下令这一招就很有力。专制者往往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不愿往自己脸上抹灰的。否则，法商学院这‘红色大学’就不会存在。”

当时，各大学里校方虽然表面上在人事方面有自主权，可实际上这权在陈立夫的教育部手里，说得更明白些——在老蒋手里。谁不知道，中国乃是“蒋家天下陈家党”？

但蒋、陈打着“总理忠实信徒”的牌子，披着民主的外衣，颇有些欺骗性。不到万不得已，他们绝不肯撕破这防护外衣。

“也难说，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白鹏飞担忧地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说着，他摸了摸李达受伤的胳膊，“怎么样？全好啦？”

李达甩了甩臂：“没事了。特务暴徒想打残我的右臂，不让我再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这不，现在我已经锻炼得跟原来的一样了。”

仿佛要让白相信他右臂的力量，他俯身瞄准一个较远距离的彩球，猛然发力，主球撞击彩球，彩球撞在桌沿，反弹入袋。

白击掌：“好球！鹤鸣兄，你可是高手啊！”

“经天，我告诉你一个诀窍。”

“什么诀窍？”

“出杆击球以后，头不能马上抬起来，要待一会。否则，这急不可待的一抬头会影响击球的命中率。”

白试了几杆，果然。

“可是，鹤鸣兄，在生活中，你可没注意使用这个诀窍啊！”

李达自然听懂了白鹏飞的弦外之音。

有道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可是，身为学者，